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五

建文名臣紀事 秣陵

焦竑

輯

文皇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故事臣○與○大○聖○人○之○言○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孥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警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爲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日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

據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成美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懃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  
絕屬請封建庶幾後爲王奉祀特見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恭奏大駭罵恭蠶子何爲自速歟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  
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登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  
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太諸歾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楊建文諸忠臣下禮  
部議議未上 予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  
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釋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

原缺

又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構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  
擅笮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



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  
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  
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刃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  
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

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削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

上矜

一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  
深辨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  
臣齊泰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莫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  
一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  
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  
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惻悉不賜答  
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  
念卽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兇加予亦不得以  
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  
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日捶頭有血性者覽此自  
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仇人未必  
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昇、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叅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

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銅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銜  
子鷺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歎矣。  
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尋改定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國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受

歸請爲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

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

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

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

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爲名。上疏請發

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卽不發臣，必不休

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各王機

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與復竟被執。見文皇，歿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令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知縣謝廷龍爲祠祀太。嘉靖乙酉，尚書鄭曉至深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卽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甚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

先生 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帥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

不以一人何以謀國

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歲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卽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擗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也。○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干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靖、緝、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  
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  
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  
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  
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  
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  
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  
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  
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  
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  
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  
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  
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

漢學家數

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正，謂

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  
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  
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

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辰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

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

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

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

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

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

在文皇曰渠自焚歟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

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

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投筆札曰詔

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

哭且罵且哭曰歾即歾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

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歿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衷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思，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 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柔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伏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

成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  
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成難之  
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  
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成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  
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葛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即位  
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  
望者爲守臣彈壓葛山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  
命未幾詔議文皇葛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  
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  
校置廷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  
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  
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  
迫耳昺不屈歿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  
可寄心腹令訶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屬謀以故府中得  
爲備昺歿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  
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慶

鬲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鬲家上滾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鬲。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諡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鬲。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卽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鬲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

瑛以諱

世宗在學宮，諸臣之毒，可恨。這小人！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歿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歿起兵時逢辰泣諫歿之

###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卽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卽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迎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欵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  
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  
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  
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  
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  
潁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  
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甚號雄勇於是北兵退  
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  
師未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上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又曰文皇卽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

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爲

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殺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於篋橋下，曦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遣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歎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

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與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卽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卽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歿，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與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  
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  
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  
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文皇檄中所謂  
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  
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

稱萬極詎致亨解縛厚賞之置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得賞。不得賞者至，卽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藉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戾者，卽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以廖戾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

寢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罷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

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殲精兵萬餘人，皆歿。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歿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闕、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

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  
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  
滅盡努力復家警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  
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  
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  
入城被執从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廿六  
賜歿

北平都指揮使余瑛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歿瑛走居庸隔  
宋忠承制令瑛守關瑛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矣若

據此村我肯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今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歿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歿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歿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歿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一軍獨

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歿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被執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姓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歿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齊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  
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  
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歿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  
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  
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  
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  
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正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生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於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號弟瑛尚咸寧公主，號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疾，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疾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乎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福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

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

用本之言何至失計

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  
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莫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  
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  
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  
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

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歿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歿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常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

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

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

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喞喞處節觀益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  
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蒐葬之江上明日家  
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  
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  
門橋下處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卽朝服東向再拜  
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遜初爲觀  
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  
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迥字景道宜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



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

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

左叅政。二十七年内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

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

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迪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

師。薛瑄、倅、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閭。變卽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

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累我，迪此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迥迥唾之、豷指斥、遂俱凌遲歿。既歿、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戾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戚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贊曰、陳迥蒼頭戾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  
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文  
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  
年七月歿弟敬祖子玘皆論歿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  
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叅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  
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  
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

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參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富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 親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 賜璽書  
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  
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  
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 闕下奉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  
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論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歿。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絮節，軒翬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其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璵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  
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  
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敬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  
以樂縱恣而安悻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  
然相噬則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  
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  
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  
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  
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



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  
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  
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  
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  
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  
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滋遠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  
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  
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  
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年三

王鈍字上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叅議叅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武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宏甫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紘嚴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歿於部堂王鈍不歿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歿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旣歿遂憐而曲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歿後矣不歿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歿者非余之樂勸人歿也樂其能處歿耳官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

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

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

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

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

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在囊廐馬夾昇至北平

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  
澹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  
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  
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

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

建文初此乃漢之勝公也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

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  
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允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歿。敬臨刑，從容嘆曰：髮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歿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迥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迥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旣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東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右侍郎建文四年九月卒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諳成。正德中，巡按御史熊和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屋，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屋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變論，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屋家覆沒于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卷五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六

秣陵 · 焦 · 竑 · 輯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日。即還，而書生且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  
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  
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卽  
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  
等都歿、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  
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  
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劔、不屈而歿、是夕精靈迭見、  
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  
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資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誦。建文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遣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歿。子順童道壽。

文生並論、二孫添孫、歸生、成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關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竟日、家人以爲成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諫謫籍性善薦起  
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  
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  
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  
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 文皇  
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  
還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歿。籍其家，子傳道論歿，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饑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官。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

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劓鼻而終高與  
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忌樹陰劓鼻而終者又是  
一樣歿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  
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  
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歿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電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

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  
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族其家。

大理少卿薛公

薛崑。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  
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賫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  
言。刊印千紙。付崑。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崑見。成祖曰。

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卽旋師。成祖叱曰。事至

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崑。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

靖難後。免崑。族謫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成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成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太祖喜，權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齋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可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卽慟哭會齊秦奔叔英曰秦賊心矣急擒秦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嗣山  
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  
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  
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請爲  
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  
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畧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  
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  
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

憂不食日廩。愈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歿。  
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出建文  
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  
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  
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足履美邪。  
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  
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  
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  
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歿獄中。貫亦吉水  
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  
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  
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  
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  
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誣誤  
免官。典致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  
鎰。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  
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  
常，不聞宸喻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所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歿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歿是均之不欲歿也夫歿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歿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

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爲重乎？若專重死節，則直曰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叅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爲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

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紱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凡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今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成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  
聲甚凄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  
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  
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  
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  
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  
孝孺爲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  
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鄒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彛、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朱逢吉、徐旭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陸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卽位。爲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備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朱廉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一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上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敎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上顧憐之。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王景學士也。

恭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卽位。知州王欽應詔辟。馳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上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交、寧遼、谷代、慶肅、星羅密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使言果用可也。靖難○○矣。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願使燕，拔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鉞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志堅。

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軍以雲睨若衿帶甲之赴赴盛  
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  
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  
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成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  
時。次。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李贊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  
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于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  
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  
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  
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蓋壁敗績  
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  
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  
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 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

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

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

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詔總蘇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訖遂趨善所時童

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

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

死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

且少俟善事定，吾歿未晚，脫善果不歿，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歿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歿國，吾恐獨生乎祀，毋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體，葬之。福父濠，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宏甫曰：卽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卽誅歿，見卽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

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黃門  
一類人全不以死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  
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具見才識可以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  
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  
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  
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  
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  
死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海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曰多不遜。靖難兵入賊。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没人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葵。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爲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  
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  
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  
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規則太祖遺體  
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  
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  
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  
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  
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  
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因  
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  
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  
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  
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宏甫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備或爲轉輸穀頭

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人，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

郎既歿，歿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歿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歿。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京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歿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室

### 董葉魏廿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歿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歿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

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歿、會輟朝、冕及鄉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歿、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

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方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稅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主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卽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比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竝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卽位，詔召良。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躑躅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嘗應成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  
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成良殮妻畢自列薪千戶寫  
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  
焚成事聞上曰成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  
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璉私識良成事每談  
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  
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  
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歿。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歿。良殮祭，夫人獨遺  
幼子畢，然後歿。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穎，以與。文  
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從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  
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  
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歿，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  
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  
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爲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歿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

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歿，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歿。

參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歿于南京。方孝孺

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關  
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  
佩天門何差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  
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喙食良自愛終當巢  
阿閣庶以鳴昭代